

裁云剪月忆春华

■ 阚晓辉

去年此时，油菜花开，时有小雨飘飞。我和妹妹小琴两家四人，陪着年近八十的父亲去了一趟雅安。于父亲而言，这是圆一场归乡梦，是他和爷爷共同的梦。

记忆里的爷爷，不是伏案裁剪布片，就是在踩脚踏缝纫机，要么就坐在藤椅上缝制一件皮袄，似乎很少言语。但雅安之行的路上，听父亲讲起往事，才发现忙于生计之外的爷爷，是鲜活有温度的。

爷爷生于民国元年，太爷为他取名“春华”，寓意“春华秋实”的期许。在太爷安排下，十三岁的爷爷只身离家，到雅安彭家裁缝铺学艺。然而岁月弄人，正当爷爷沉浸在以手艺立业、安稳度日的梦想中时，却被川军抓了壮丁，最终在竹溪安了家。

爷爷的手艺有不少绝活儿。他用窄布条裹紧细铜线，细针密脚缝成细条，打上白蜡，擦干净后盘成各式花样纽扣。即使衣服穿得破烂，纽扣也不会变形脱落。爷爷缝制的皮袄也蕴藏着独特技艺。他选用上等皮纸斜折做里衬，暗针缝于衣襟袖口，皮袄马上就挺括起来。爷爷缝制皮袄还很讲究，他会把兽毛顺着同一个方向理顺，拼接处看不出有任何缝隙。穿在身上，格外柔滑，很有派头。

那时老家的石板桥下，河水清冽，鱼蟹嬉戏，是蒋家堰手艺人夏天的聚集地。爷爷上午在铺子里裁剪布片，午后便不嫌麻烦，把缝纫机搬到桥下，在清凉里缝制衣服。桥下热闹极了：哗哗的河水声，混着剃头匠的闲谈声、篾匠的划篾声、妇女的棒杵声、缝纫机的“哒哒”声。我趴在爷爷的板凳上听着这些声响，竟悄然睡着了。奶奶总念叨搬来搬去怕弄坏缝纫机，爷爷却笑着说图个清凉，

坏了他来修。想来那时，河风拂过，爷爷坐在缝纫机前，指尖翻飞，眉眼间定是松快的——哪怕日子清贫，他也总能从手艺人中寻得属于自己的安逸。

到了夜晚，爷爷便让父亲支起铺门板，铺上竹席，点上艾蒿火把熏蚊子。父亲和几个叔叔挤在铺板上，听爷爷用一口醇厚的四川话摆龙门阵，讲四川的刘文彩，讲他被抓壮丁、背井离乡的过往，还说一些“毒人的药不吃，害人的事不做”“人穷志不短，要勤劳苦做”之类的话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爷爷一大家住的是土改分的住房，一个很长的通间，临街是一间铺面。爷爷奶奶和几个叔叔住前面；父亲是老大，已经分家，住后面。从后门出去就是田坝，夜晚能听到不间断的蛙鸣。我在大哥的带领下出出进进地玩耍，偶尔会听到爷爷摆龙门阵，但好像一点儿也没有记住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爷爷家的房屋和生产大队的老屋一起被征收，改建成了银行。爷爷他们搬到了下街头的山坡上。此后，爷爷的生活便定格在了这里。他看着父亲叔叔们陆续离开，开缝纫铺、进县城、闯城市、赴南方，一步步走向远方。在奶奶的陪侍下，在那片如今变成楼房的山坡上，爷爷走完后半生，于1992年春安详地离去。那时，我在地区财校读书，很遗憾没能见爷爷最后一面。

爷爷的坟头朝着西南，那是雅安的方向。奶奶当年为爷爷栽下的两棵柏树，左右参天而立。我幻想着：在雅安老家的河边上，一架缝纫机，一张案子，爷爷正裁云剪月，奶奶望着爷爷和在沙滩奔跑的我……

(作者地址：竹溪县城关镇北大街41号)

父爱

已化作星光

■ 王琼

父亲离开我们已十七年，提笔还是泪眼茫茫。父亲的墓地在离家不远一个向阳的山包上，我们常去看他，给他烧纸，陪他唠嗑，给他放点礼花。父亲生前最爱看礼花，那时条件不好，他总舍不得买。父亲爱喝酒，也抽烟，每次去看他，我们也带点。

十七年了，我梦见父亲好多回，每次梦醒，再难入眠。有次梦见父亲在山坡上提着空篮子，不知是在找吃的还是打猪草。第二天我对姐妹们说了，她们说可能父亲在那边没钱用了，相约赶紧去给父亲烧了纸。其他梦境多数相似，梦中父亲总是病怏怏地躺在老家的床上，不是下雨漏水，就是屋里冷气逼人，都是父亲临终前与病魔抗争的样子。每每这时，总让人黯然神伤。

父亲原来在公社当过团委书记，做事讲究，还写得一手好字。我在县城上中学、在外地读中专时，父亲经常给我写信，至今我还保存了一大摞。在老家时，每年过年我们二队及邻近的人都请父亲写对联，我负责牵纸。

父亲最爱吃花生米，有一碟花生米，他吃饭喝酒都香。以往条件差，一年到头难得吃几回花生，遇到出芽的花生米，父亲也吃掉，我们说吃不得，他总说不碍事。后来条件好了，每年能收几百斤花生，他还是节约，把出芽的花生炒了下酒，好的总舍不得吃。这一点深深刻在我的脑海，直到现在，我买花生米时，看到出芽的花生米，就立即想起父亲，想起他的音容笑貌，想起他种花生、收花生，笑着吃出芽花生米的样子，我都禁不住潸然泪下。

十七年了，父亲似乎时刻在身边。是的，只要我们活着，父亲就活着。我经常想念父亲时，总爱看看天空，总觉得有颗星星亲切地看着我，在和我交流，感觉勤劳善良的父亲就在天上默默地关注我们。十七年了，父亲、母亲和老七在油菜花里的那张唯一合影，我们都保存在手机里，时不时翻出来看看。如果父亲活着，该多好呀——他亲手栽的白杨树都脸盆粗了，他的儿女们都有车有房，里孙外孙越来越多，他该多幸福呀。如果父亲活着，我们带他去河边烧烤、去茶坛游玩、去吃遍周围的农家乐，还能一起种花生、收花生，他再吃出芽花生时，我们肯定不让吃了。可这一切幸福，在十七年前已被上天剥夺，让人不得不感叹：生命脆弱如尘，命运无常如风，造化弄人如雨，父爱珍贵如金。

如今，母亲已至耄耋，感冒一次，或者住一次院，身体就衰弱一些，大脑就恍惚一些。我们明明看到岁月抢走了父亲，又在慢慢侵蚀母亲，谁也无能为力。

父爱已在天空化作熟悉的星光，照亮我们前行的路，照亮我们的生活。父亲离开的这些年，我们只有把对他的爱和孝心加倍在母亲身上。父亲临终的遗言让我们照顾好母亲和老七，我们都做得很好。母亲是幸福的，父亲在天堂是孤独的，但也是欣慰的。

春草年年绿，父亲何时归？归期虽未定，思念却可期。

(作者单位：房县黄酒产业发展中心)

怀念外婆

■ 张玉

三十余载，我从未觉得您真的离去。您只是劳碌半生，倦了，化作一缕清风，去往彼岸渡口。

那个年代，女子多如浮萍，您却把自己活成了一棵树——根扎在泥土里，枝伸向天空中。

那年，花轿摇晃，红盖头遮住忐忑。乡邻一句戏言，说您脚大，难登大雅，一颗心，乱了节拍。

直到红烛高照，外公轻轻揭去您的盖头，温声安慰：“别怕，脚大走路稳，我不嫌弃。”

只这一眼，便是一生。您把这一眼的温柔，守了整整一辈子。

您自幼孤苦，父母早逝。嫁给外公后，接连生下八个孩子。最小的舅舅八岁那年，外公二次中风，丧失劳力。缺衣少食的岁月里，您扛起锄头，走进薄雾里的田垄。

白日下田，深夜纺线。您纳的鞋底，针脚细密扎实，从不含糊——正如您做人的品行。您手巧，把拮据的日子缝得妥帖；您温和，把艰难的岁月过得体面。乡邻求助，您一坐半日，针线穿梭，脸上永远挂着温润的笑。

长年劳作，耗损了身体。六十出头，便被病痛缠身。您自知时日不多，坚持叶落归根，回故乡去。

接到噩耗那日，我与母亲痛哭失声。短短三里路，我们走了很久很久。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，每一寸路，都长过千里万里。

您走的那日，久旱逢雨。雨丝如线，缝补着天

地的裂痕。乡邻们说，这是老天在哭。可我知道，那不是泪，是您离去时，轻轻拂过人间的最后一缕风。出殡的队伍走过田埂，雨水打湿了每个人的肩膀。

那个年代，女子多如野草，您却活成了稻穗——越是低头，越是饱满。

这些年，您不太常入我梦。那是您在那边，终于安稳。可蓦然回首，您的音容仍在心头：笑容如旧时院角的秋阳，慈祥清亮；眼神似檐下长流的细水，温润绵长。近在眼前，却又像掌心的沙，触不及，留不住，只剩余温。

我曾以为，摊开手掌就能拥有全世界。可您走后，风掠过沙丘，我越是用力攥紧，记忆越是匆匆逃离。指缝间漏下的不只是沙，还有那些再也留不住的清晨与黄昏，和一个说了再见，就再也见不到的您。

“清明至，梨花又期”。我把思念卷作一羽信笺，随清风寄往天国。

若真有天国，那里该是团圆的——外公与父亲对坐小酌，茶香袅袅；外婆与母亲闲话家常，笑语嫣然。再也没有辛劳，没有病痛，没有奔波。

若没有天国，那也好。您一生辛劳，终于可以什么都不用做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只是安安静静地，睡在风里，睡在土里，睡在梨花的根里。

梨花如雪，风起时，花落在我肩上。我忽然明白掌心沙的意义——从来不是占有，而是来过。

沙会回到大海，风会回到山谷，落叶会归于泥土。您不在了，可您留下的一切还在：在家人的笑容里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在每一个被您温柔以待的人心里。

(作者单位：十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茅箭分局)

8

武当

清明·长记忆

责任编辑：王勇
2026年3月26日 星期三
编辑：李洪领
版式：杜琼

